

豐子愷品佛

豐子愷



丰子愷 著 陈建军 编

豐子愷品佛

豐子愷



丰子恺 著

陈建军 编



海豚出版社  
DOLPHIN BOOKS  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丰子恺品佛 / 丰子恺著. --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5.4  
(丰子恺精品集)

ISBN 978-7-5110-2552-4

I. ①丰… II. ①丰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现代  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6273号

书 名: 丰子恺品佛  
作 者: 丰子恺

责任编辑: 梅 杰 边海玲
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责任印制: 张 羽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传 真: 010-68998879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上书店

开 本: 32 开

印 张: 6.875

字 数: 110千字

印 数: 5000
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2552-4

定 价: 32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1   | 佛法因缘       |
| 19  |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  |
| 25  | 缘          |
| 29  | 画讖         |
| 32  | 陋 巷        |
| 38  | 劳者自歌 (十一则) |
| 47  | 两个 “?”     |
| 53  | 怜 伤        |
| 56  | 放 生        |
| 61  | 素食以后       |
| 65  | 劳者自歌       |
| 75  | 无常之恸       |
| 84  | 清 晨        |
| 91  | 劳者自歌 (三则)  |
| 95  | 一饭之恩       |
| 100 | 杀身成仁       |

- 104 生道杀民
- 107 佛无灵
- 113 为青年说弘一法师
- 130 我的烧香癖
- 136 怀太虚法师
- 139 雪舟和他的艺术
- 142 天童寺忆雪舟
- 146 不肯去观音院
- 151 戎孝子和李居士
- 155 我与弘一法师
- 161 《弘一大师全集》序
- 163 《前尘影事集》序
- 166 《护生画三集》序
- 171 拜观《弘一法师摄影集》后记
- 176 《海潮音歌集》序
- 178 回忆李叔同先生
- 183 《弘一大师纪念册》序言
- 185 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
- 190 先器识而后文艺
- 195 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
- 200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

- 205 《弘一大师遗墨》 序言
- 207 弘一法师
- 210 《弥陀经》 序言
- 211 《弘一大师遗墨续集》 跋
- 212 《大乘起信论新释》 译者小序
- 213 阿庆

## 佛法因缘<sup>①</sup>

暮春的有一天，弘一师从杭州招贤寺寄来了一张邮片说：

“近从温州来杭，承招贤老人殷勤相留，年内或不复他适。”

我于六年前将赴日本的前几天的一夜，曾在闸口凤生寺向他告别。以后仆仆奔走，沉酣于浮生之梦，直到这时候未得再见。这一天接到他的邮片，使我非常感兴。那笔力坚秀，布置妥贴的字迹，和简洁的文句，使我陷入了沉思。做我先生时的他，出家时的他，六年前的告别时的情景，六年来的我……霎时都浮出在眼前，觉得这六年越发像梦了。我就决定到杭州去访问。过了三四日，这就被实行了。

同行者是他的老友，我的先生S<sup>②</sup>，也是专诚去访

---

① 载 1926 年 10 月 5 日《一般》第 1 卷第 2 号“小说”栏，题为《法味》。文末有一段“附记”：“文内关于弘一弘伞两法师的事实，凡为我所传闻而未敢确定的，附有（？）记号；听了忘记的，以□代字。谨向读者声明。如有错误，并请两法师原鉴。”

② “S”，指夏丐尊。

他的。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，几乎要行六小时。我在车中，一味回想着李叔同先生——就是现在的弘一师——教我绘画音乐那时候的事。对座的S先生从他每次出门必提着的那只小篮中抽出一本小说来翻，又常常向窗外看望。车窗中最惹目的是接续奔来的深绿的桑林。

车到杭州，已是上灯时候。我们坐东洋车到西湖边的清华旅馆定下房间，就上附近一家酒楼去。杭州是我的旧游之地。我的受李叔同先生之教，就在贡院旧址第一师范。八九年来，很少重游的机会，今晚在车中及酒楼上所见的夜的杭州，面目虽非昔日，然青天似的粉墙，棱角的黑漆石库墙门，冷静而清楚的新马路，官僚气的藤轿，叮当的包车，依然是八九年前的杭州的面影，直使我的心暂时反了童年，回想起学生时代的一切的事情来。这一夜天甚黑。我随S先生去访问了几个住在近处的旧时师友，不看西湖就睡觉了。

翌晨七时，即偕S先生乘东洋车赴招贤寺。走进正殿的后面，招贤老人就出来招呼。他说：

“弘一师日间闭门念佛，只有送饭的人出入，下午五时才见客。”

他诚恳地留我们暂时坐谈，我们就在殿后窗下的椅上就坐，S先生同他谈话起来。



招贤老人法号弘伞，是弘一师底师兄，二人是九年前先后在虎跑寺剃度的。我看了老人的平扁的颜面，听了他的黏润的声音，想起了九年前的事：

他本来姓程名中和。李先生剃度前数月，曾同我到玉泉寺去访他，且在途中预先对我说：

“这位程先生在二次革命时曾当过团长（？），亲去打南京。近来忽然悟道，暂住在玉泉寺为居士，不久亦将剃度。”

我第一次见他时，他穿着灰白色的长衫，黑色的马褂，靠在栏上看鱼。一见他那平扁而和蔼的颜貌，就觉得和他的名字“中和”异常调和。他的齿的整齐，眼线的平直，面部的丰满，及脸色的暗黄，一齐显出无限的慈悲，使人见了容易联想螺螄顶下的佛面，万万不会相信这面上是配戴军帽的。不久，这位程居士就与李先生相继出家。后来我又在虎跑寺看见他穿了和尚衣裳做晚课，听到他的根气充实而永续不懈的黏润的念佛声。

这是九年前的事了。如今重见，觉得除了大概因刻苦修行而蒙上的一层老熟与镇静的气象以外，声音笑貌依然同九年前一样。在他，九年的时间真是所谓“如一日”罢！记得那时我从杭州读书归来，母亲说我的面庞像猫头；近来我返故乡，母亲常说我面上憔

悴瘦损，已变了狗脸了。时间，在他真是“无老死”<sup>①</sup>的，在我真如灭形伐性之斧了。——当S先生和他谈话的时候我这样想。

坐了一回，我们就辞去。出寺后，又访了湖上几个友人，就搭汽车返旗营<sup>②</sup>。在汽车中谈起午餐，我们准拟吃一天素。但到了那边，终于进王饭儿店去吃了包头鱼。

下午我与S先生分途，约于五时在招贤寺山门口会集。等到我另偕了三个也要见弘一师的朋友到招贤寺时，见弘一师已与S先生对坐在山门口的湖岸石埠上谈话了。弘一师见我们，就立起身来，用一种深欢喜的笑颜相迎。我偷眼看他，这笑颜直保留到引我们进山门之后还没有变更。他引我们到了殿旁一所客堂。室中陈设简单而清楚，除了旧式的椅桌外，挂着梵文的壁饰和电灯，大家坐了，暂时相对无言。然后S先生提出话题，介绍与我同来的Y君。Y君向弘一师提出关于儒道，佛道的种种问题，又缕述其幼时的念佛的信心，及其家庭的事情。Y君说话必垂手起立。弘一师用与前同样的笑颜，举右手表示请他坐。再三，Y君直立如故。弘一师只得保持这笑颜，双手按膝而听他讲。

---

① “无老死”，语出《心经》。

② “旗营”，即今西湖湖滨一带。

我危坐在旁，细看弘一师神色颇好，眉宇间秀气充溢如故，眼睛常常环视座中诸人，好像要说话。我就乘机问他近来的起居，又谈及他赠给立达学园的《续藏经》的事。这经原是王涵之先生赠他的。他因为自己已有一部，要转送他处，去年S先生就为立达学园向他请得了，弘一师因为以前也曾有二人向他请求过，而久未去领，故嘱我写信给那二人，说明原委，以谢绝他们。他回入房里去了许久，拿出一张通信地址及信稿来，暂时不顾其他客人，同我并坐了，详细周到地教我信上的措词法。这种丁宁郑重的态度，我已十年不领略了。这时候使我顿时回复了学生时代的心情。我只管低头而唯唯，同时俯了眼窥见他那绊着草鞋带的细长而秀白的足趾，起了异常的感觉。

“初学修佛最好是每天念佛号。起初不必求长，半小时，一小时都好。惟须专意，不可游心于他事。要练习专心念佛，可自己暗中计算，以每五句为一单位，凡念满五句，心中告一段落，或念满五句，摘念珠一颗。如此则心不暇他顾，而可专意于念佛了。初学者以这步工夫为要紧，又念佛时不妨省去‘南无’二字，而略称‘阿弥陀佛’。则可依时辰钟底秒声而念，即以‘的格（强）的格（弱）’的一个节奏（Rhythm）的四拍暗合‘阿弥陀佛’四字，继续念下去，

效果也与前法一样。”

Y君的质问，引了弘一师普遍的说教。旁的人也各提出话题：有的问他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，有的问他过午不食觉得肚饥否，有的问他壁上挂着的是什么文字。

我默坐旁听着，只是无端地怅惘。微雨飘进窗来，我们就起身告别。他又用与前同样的笑颜送我们到山门外，我们也笑着，向他道别，各人默默地，慢慢地向断桥方面踱去。走了一段路，我觉得浑身异常不安，如有所失，却想不出原由来。忽然看见S先生从袋中摸出香烟来，我恍然悟到刚才继续两小时模样没有吸烟的原故。就向他要了一支。

是夜我们吃了两次酒。同席的都是我的许久不见的旧时师友。有几个先生已经不认识我，旁的人告诉他“他是丰仁”。我听了别人呼我这个久已不用的名字，又立刻还了我的学生时代。有一位先生与我并座，却没有认识我，好像要问尊姓的样子。我不知不觉地装出幼时的语调对他说，“我是丰仁，先生教过我农业的。”他们筛酒<sup>①</sup>时，笑着问我“酒吃不吃？”又有拿了香烟问我“吸烟不？”的。我只答以“好的，好的”，

---

① “筛酒”，作者家乡话，意即“斟酒”。

心中却自忖着“烟酒我老吃了！”教过我习字的一位先生又把自己的荸荠省给我吃。我觉得非常拘束而不自然，我已完全孩子化了。

回到旅馆里，我躺在床上想：“杭州恐比上海落后十年罢！何以我到杭州，好像小了十岁呢？”

翌晨，S先生因有事还要勾留，我独自冒大雨上车返上海。车中寂寥得很，想起十年来的心境，犹如常在驱一群无拘束的羊，才把东边的拉拢，西边的又跑开去。拉东牵西，瞻前顾后，困顿得极。不但不由自己拣一条路而前进，连体认自己的状况的余暇也没有。这次来杭，我在弘一师的明镜里约略照见了十年来的影子了。我觉得这次好像是连续不断的乱梦中一个欠伸，使我得暂离梦境；拭目一想，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一个车站，使我得到数分钟的静观！

车到了上海，浮生的淞沪车又载了我颠簸倾荡地跑了！更不知几时走尽这浮生之路。

过了几天，弘一师又从杭州来信，大略说：“音出月拟赴江西庐山金光明会参与道场，愿手写经文三百叶分送各施主。经文须用朱书，旧有朱色不敷应用，愿仁者集道侣数人，合赠英国制水彩颜料Vermilion数瓶。”末又云：“欲数人合赠者，俾多人得布施之福德也。”

我与S先生等七八人合买了八瓶Windsor Newton制的水彩颜料，又添附了十张夹宣纸，即日寄去。又附信说：“师赴庐山，必道经上海，请预示动身日期，以便赴站相候。”他的回信是：“此次过上海恐不逗留，秋季归来时再图叙晤。”

后来我返故乡石门，向母亲讲起了最近访问做和尚的李叔同先生的事。又在橱内寻出他出家时送我的一包照片来看。其中有穿背心，拖辫子的，有穿洋装的，有扮《白水滩》里的十三郎的，有扮《新茶花女》里的马克的，有作印度人装束的，有穿礼服的，有古装的，有留须，穿马褂的，有断食十七日后的照相，有出家后僧装的照相。在旁同看的几个商人的亲戚都惊讶，有的说“这人是无所不为的，将来一定要还俗”。有的说“他可赚二百块钱一月，不做和尚多好呢！”次日，我把这包照片带到上海，给学园里的同事们，学生们看。有许多人看了，问我“他为什么做和尚？”

暑假放了，我天天袒衣跣足，在过街楼上——所谓家里写意度日。友人W君<sup>①</sup>新从日本回国，暂寓我家里，在我的外室里堆了零零星星好几堆的行李物件。

---

① “W君”，指黄涵秋。

有一天早晨，我与W君正在吃牛乳，坐在藤椅上翻阅前天带来的李叔同先生的照片，PT两儿<sup>①</sup>正在外室翻转W君的柳条行李的盖来坐船，忽然一个住在隔壁的学生张惶地上楼来，说“门外有两个和尚在寻问丰先生，其一个样子好像是照相上见过的李叔同先生”。

我下楼一看，果然是弘一弘伞两法师立在门口。起初我略有些张皇失措，立了一歇，就延他们上楼。自己快跑几步，先到外室把PT两儿从他们的船中抱出，附耳说一句“陌生人来了！”移开他们的船，让出一条路，回头请二法师入室，到过街楼去。我介绍了W君，请他们坐下了，问得他们是前天到上海的，现寓大南门灵山寺，要等江西来信，然后决定动身赴庐山的日期。

弘一师起身走近我来，略放低声音说：

“子恺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吃午饭，不必多备菜，早一点好了。”

我答应着忙走出来，一面差P儿到外边去买汽水，一面叮嘱妻即刻备素菜，须于十一点钟开饭。因为我晓得他们是过午不食的。记得有人告诉我说，有一次

---

① “PT两儿”，P指长女阿宝（即丰陈宝），T指长子瞻瞻（即丰华瞻）。

杭州有一个人在一个素馆子里办了盛馔请弘一师午餐，陪客到齐已经一点钟，弘一师只吃了一点水果。今天此地离市又远，只得草草办点了。我叮嘱好了，回室，邻居的友人L君，C君，D君，都已闻知了来求见。

今日何日？我梦想不到书架上这堆照片底主人公，竟来坐在这过街楼里了！这些照片如果有知，我想一定要跳出来，抱住这和尚而叫“我们都是你的前身”罢！

我把它们捧了出来，送到弘一师面前。他脸上显出一种超然而虚空的笑容，兴味津津地，一张一张地翻开来看，为大家说明，像说别人的事一样。

D君问起他家庭的事。他说在天津还有阿哥，侄儿等；起初写信去告诉他们要出家，他们复信说不赞成，后来再去信说，就没有回信了。

W君是研究油画的，晓得他是中国艺术界的先辈，拿出许多画来，同他长谈细说地论画，他也有时首肯，有时表示意见。我记得弘伞师向来是随俗的，弘一师往日的态度，比弘伞师谨严得多。此次却非常的随便，居然亲自到我家里来，又随意谈论世事。我觉得惊异得很！这想来是工夫深了的结果罢。

饭毕，还没有到十二时。弘一师颇有谈话的兴味，弘伞师似也欢喜和人谈话。寂静的盛夏的午后，



房间里充满着从窗外草地上反射进来的金黄的光，浸着围坐谈笑的四人——两和尚，W与我，我恍惚间疑是梦境。

七岁的P儿从外室进来，靠在我身边，咬着指甲向两和尚的衣裳注意。弘一师说她那双眼生得距离很开，很是特别，他说“蛮好看的！”又听见我说她欢喜画画，又欢喜刻石印，二法师都要她给他们也刻两个。弘一师在石上写了一个“月”字（弘一师近又号论月）一个“伞”字，叫P儿刻。当她侧着头，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时，弘一师不瞬目地注视她，一面轻轻地对弘伞师说：“你看，专心得很！”又转向我说：“像现在这么大就教她念佛，一定很好。可先拿因果应报的故事讲给她听。”我说“杀生她本来是怕敢的”。弘一师赞好，就说“这地板上蚂蚁很多！”他的注意究竟比我们周到！

话题转到城南草堂与超尘精舍，弘一师非常兴奋，对我们说：

“这是很好的小说题材！我没有空闲工夫来记录，你们可采作材料呢。”现在把我所听到的记在下面。

他家在天津，他父亲是有点资产的。他自己说有许多母亲，他父亲生他时，年纪已经六十八岁。五岁上父亲就死了。家主新故，门户又复杂，家庭中大概